

俄罗斯欲借中东事务构建地区战略均势

周承 朱威烈*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飙升,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逐步恢复,它正试图改变欧盟东扩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战略挤压。俄一面谨慎地规避与美、欧的正面冲撞和全面抗衡;一面利用其外交、能源等优势,竭力在东欧、中亚、中东等传统政治舞台发挥作用,增强地区事务话语权,进而推动地区战略均势的重建,以维持和扩大本国的战略空间。中东地区因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利益,当前已成为俄罗斯构建地区战略均势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 俄罗斯 中东外交 地区战略均势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6)01—0002—(04)

今年,中东热点问题再起波澜,俄罗斯出牌敏捷,成为国际关注焦点。1月25日被美国、以色列等国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以明显优势胜选,并进而由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授权组阁。这一变化打破了美、以多年来欲借助法塔赫操控巴以谈判进程的战略意图。同时,伊朗核问题在欧盟与伊朗的多年谈判之后不仅没有起色,反因去年年中内贾德当选总统后所持的强硬态度而一再激化——伊朗明确宣布不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对美国和以色列试图极力保持中东的核战略优势构成了威胁。哈马斯登台组阁和伊朗核问题的反复,均令美国、以色列和欧洲感到突然和头痛,除了频频出言威吓、施加经济压力和以国际制裁相胁迫,它们至今还拿不出能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方案。正在此时,俄罗斯普京政府却行动迅速,它一方面邀请哈马斯访问莫斯科,另一方面又连续与伊朗举行铀浓缩谈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舆论对俄罗斯主动承担中东事务的重要角色有各种解读,但大都接受俄罗斯利用哈马斯胜选组阁和伊朗核问题的契机,所采取的有别于美、欧的务实政策。客观地看,俄罗斯的中东外交行为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一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代表美、俄、欧盟、联合国四方委员会提出的“路线图计划”,实际上已被沙龙2003年底提出、2005年9月中旬执行完成的“单边撤离行动”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沙龙只找布什商讨,四方委员会实际上已徒有其名,而俄因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远不及美、欧,其对巴以问题的作用和影响更是日趋边缘化。俄要想在中东地区继续显示其存在并保持政治张力,惟一可资利用的是它的外交资源。二是世界核大国中惟一与伊朗有核合作的是俄罗斯,俄在伊又有传统的利益和影响。俄既不想背上“偏袒”伊方的罪名,也不愿损害它在与伊核合作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于去年底向伊提出了两国在俄境内建

* 周承,上海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东研究所所长。

立轴浓缩联合企业的提议。这项已被欧、美接受的妥协方案,反映了俄在伊核问题上正在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相关利益。^[1]

再深入一点看,俄罗斯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真正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解决哈马斯的国际认同和伊朗核问题,争取中东事务话语权,而是在于借处理中东事务过程中的影响重振大国地位,进而谋求地区舞台上对美的战略制衡,逐步构建起地区战略均势。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决定加速同欧洲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在外交上采取了同西方国家“结盟”、“一边倒”的政策。但俄罗斯不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援助和支持,反而受到美、欧洲国家的牵制和挤压。普京执政后,以务实的风格重新确立了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核心,他于2000年签署公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包含着俄罗斯借助地区舞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要“在俄罗斯周边建立一个睦邻关系地带,促进邻接俄罗斯联邦地区现有的紧张和冲突策源地的消除并防止出现新的紧张和冲突局面”^{[2](P149)}。

建立睦邻关系地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也可视作俄罗斯复兴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俄罗斯的安全和稳定。“9·11”事件后,美国虽与俄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但美和欧洲国家对普京政府的“帝国思想”始终抱有戒惧心理,一直采取各种方式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压缩俄罗斯对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中亚、高加索、中东、东欧和波罗的海等地区构建“弧形包围圈”,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近年来,美国对俄周边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采取的直接影响它们政策走向的单边行动,已使俄罗斯周边局势更趋复杂,不仅直接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而且俄罗斯的大国形象也受到了损害。今年1月,俄曾试图利用天然气加价对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施压,迫其就范,但乌、格却在俄黑海舰队租金、在格驻军问题上进行反制,即是例证。俄与周边国家的这些争端表明,它对周边的地区战略优势仍在下降,这与普京政府近年来凭借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经济稳定增长的景气景象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在这种情势下,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加大对周边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已成为俄罗斯最能受到国内支持,也最具可行性的选择。而且,这也符合俄罗斯的对外战略目标,即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俄罗斯实现大国复兴的目标离不开它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的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外交实践中,俄对热点地区进一步施加影响,力争发挥主导作用,改变“全面倒向西方”和一味妥协让步的做法。在这一目标上,俄罗斯外交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3](P147)}这正如俄罗斯前外长普里马科夫曾指出的那样:“没有积极的对外政策,俄罗斯就很难维护其领土完整。在对俄罗斯切身重要问题上表现出合理的外交积极性,能够部分地补偿经济、军事和其他内部资源的不足。”^{[2](P7)}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坚持和发扬了俄罗斯的外交传统,更加重视需要依托的外交空间,在处理地区事务时采取独特的立场,不仅努力维护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在推动构建地区战略均势以制衡美国的战略优势,突破美国的包围,为本国的复兴创造条件。事实上,俄罗斯经过15年的发展,其外交理念、定位乃至区域政策都已更趋明确。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俄通社2月5日发表的《2005年的对外政策总结:思考与结论》中指出,“普京总统2000年6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所包含的原则,准确地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因此为我们提供了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务实、多方位、整个外交活动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在现实的基础上以务实的态度寻求有助于解决全民族任务的合作形式,加强国家安全,提高我们的经济竞争力,保障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的应有地位”。对于中东,拉夫罗夫外长说:“位于不稳定地区附近或者与恐怖活动和其他危险的策源地接壤的国家,往往能够比位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为共同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里,“不稳定地区”显然指中东,所谓“接壤的国家”则无疑是俄罗斯,俄欲对中东事务担负责任并作出更大贡献,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

按照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均势是指若干国家为了寻求权势所进行的斗争最后必然会导致出现的一种格局,均势是维持和平的手段和主权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其目的是防止霸权的产生,维护稳定和共同安全,防止战争等。只是当今的俄罗斯已无力像苏联那样在全球事务中与美国全面抗衡,能做到的只是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普京政府明确表示,在制订今后(至少20年)的对外政策时,需要认清俄罗斯“未必能够大大改变国际关系的结构,未必能够动摇美国的霸权”,因为俄罗斯的目的

的“不是改变世界(我们不承担无法胜任的任务,只是深入解决自己的危机),而是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最低限度),为俄罗斯争取到应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大限度)”。^{[4](P44-45)}可见,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具有明显的自保色彩,也是有限度的,即明瞭不可能改变当前的国际体系,也动摇不了美国目前的主导地位。因此,无论是在2003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还是今年3月7日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赖斯就伊朗核问题谈判时放弃了进一步提出折中方案,都反映出俄追求均势外交中的克制性。

然而,俄罗斯把参与地区事务作为它重塑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通过自己有别于美、欧的外交主张来调动地区舆论和国际舆论,客观上有利于推动大国关系的互动和调整,对于一度甚嚣尘上的单边主义也具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从俄罗斯近年周边政治态势看,东欧国家积极响应并配合北约东扩和欧盟扩员,使俄始终处于守势且难以阻挡。2003年5月底,普京与欧盟首脑举行会晤,并签署了《联合声明》,决定将原有的双边委员会改组为俄罗斯与欧盟“常设伙伴关系委员会”。普京当时曾表示不希望《申根协定》变成分隔欧洲的“柏林墙”。但是一年之后的2004年5月,欧盟正式实现了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第五次扩大,波兰、匈牙利等10国成为欧盟成员国,俄罗斯的欧洲屏障随之大范围后移。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又跟着在这些欧盟新成员国境内建立了军事基地。今年初俄乌、俄格之间的天然气争端,实质上反映了俄欲拉住这些一心投靠美、欧的国家,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中亚地区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腹地。“9·11”事件后,美国借口反恐,先后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俄原先曾予以支持,直至乌克兰出现“颜色革命”并进而向吉尔吉斯斯坦蔓延,这才引起俄的警觉。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常运作和发展,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地终于被拆除,俄在中亚的基本利益和影响,眼下尚未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俄罗斯作为一个富有智谋的国家,在反复权衡轻重之后,当前选择中东作为提出外交倡议、构建地区均势的重点乃是经过深思熟虑之举。

首先,中东是布什政府当前和今后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进行民主改革的重点,要与美国在其他地区事务上达成利益交换,俄必须在中东施展身手并造成影响才能引起美国的重视,也才能推动地区战略均势的构建。

其次,中东地区关系到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俄罗斯南部边疆地区的安全,与中东地区的稳定直接相关。俄境内拥有1500万穆斯林,在欧洲国家中,其人口增长速度最快,而延续多年的车臣、北高加索等地穆斯林武装叛乱,则更是早已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色彩,反映了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乃是造成俄安全困境的主要威胁。俄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中东持续不已的紧张局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乎直接毗邻我国漫长边陲的广大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利益”^{[2](P116)}。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俄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与国际社会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对待上,俄既反对美国的双重标准,也不遵从美国国务院擅自制订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实际上,这些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争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因为它相信,“伊朗、叙利亚或巴勒斯坦只要知道莫斯科站在它们这边,就不会支持车臣反叛者”^[5]。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一度急剧衰落,其经济大国地位也逐渐被其他国家取代。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俄依靠自己的外交、能源资源开始走出阴影,致力于重新恢复并发展它与中东国家的传统联系。政治上,俄罗斯作为中东问题四方委员会成员之一,设有中东特使,与巴以双方始终保持着沟通。以色列国内大约有100万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其中不少人拥有双重国籍,成为两国联系的桥梁。俄近年又成为拥有57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察员,同主要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政治对话,且具有一定的影响。经济上,俄与阿拉伯产油国、伊朗都是国际油价上涨的受益者,俄目前在日产油数量上,是唯一能与沙特阿拉伯比肩的能源大国,彼此间的共同语言和互动在不断增加。俄与叙利亚、伊朗、阿联酋等国的军火贸易也依然兴旺,中东仍是俄主要的军火市场之一。应当指出,普京政府奉行的务实外交使俄罗斯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中的总体形象要比美国好得多。俄2003年曾明确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今年又坚决谴责丹麦小报亵渎伊斯兰教的漫画事件,均有利于增加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对俄罗斯的好感。

第三,近一年的中东政治形势正在出现新的变化。从去年年中的伊朗大选到今年1月25日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结果是代表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伊朗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为总统,黎巴嫩真主党地位得到了巩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中赢得了88席,伊拉克大选后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而哈马斯更是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巴立法会132席中的74席。美国舆论惊呼“政治伊斯兰”亦即伊斯兰原教者主义势力正在卷土重来。美国面对依照它主张的民主程序进行的选举,却不愿承认和接受选举的结果,陷入了它以价值观为依据给中东国家和组织贴标签、扣帽子、加罪名所带来的尴尬局面之中,目前只能沿着新保守主义的思维定势,继续采用武力恫吓、通过政经手段施压等办法,以求动摇和颠覆处于它敌对面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多年来坚持的不树敌、广接触的中东外交却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了活力和成效。

俄罗斯处于多种民族、多种信仰和多种文明的结合部,地缘政治地位非常特殊。它早已摒弃了苏联时代以意识形态划线,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东方的做法。拉夫罗夫外长说:“在中东外交领域,我们将建立双边友好关系与推动地区冲突的解决这两项任务结合了起来。”俄在中东没有敌对国家,它也没有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把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将伊朗、叙利亚视作为“邪恶”、“无赖”国家。相反,俄与地区国家及其有关组织,接触广泛,了解也相对深入,这为俄当前的自主性明显的中东外交创造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虽然已不指望俄罗斯能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与美国分庭抗礼,但它们仍十分看重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看重俄在军事、科技、能源、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因而也乐意为俄的接触外交提供机会和空间,并积极地与之配合行动,以尽量避免给当地穆斯林造成亲美政权的印象。

综上所述,俄罗斯今年初在中东这块举世瞩目且与俄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地区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凭借的是普京政府这些年苦心经营、积累起来的实力,目的是恢复俄对中东的影响力,重新构建自己的大国形象,切入点挑战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方向是推动中东地区大国战略均势的形成。从总体上看,邀请哈马斯访问并与其谈判,与伊朗开展铀浓缩合作项目,都已受到地区国家的肯定和好评,从而扩大了俄外交的影响,也为俄今后与该地区伊斯兰强硬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政权和组织保持或开展交往奠定了新的基础,这对一味强调打压改造、更迭政权的美国现行的中东外交也是一种牵制。权衡利弊得失,俄若取得进展,美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将会受到重创,它无力应对中东难题的困境也将在国内外更加彰显,遭人诟病;即便受挫,俄也不致承担多大风险或损失。

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这些中东外交举措最终能否奏效。客观地看,应该说难度很大。因为当前的国际力量格局,还不是拉夫罗夫外长所说的“已经是多极的”了,美国仍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决不会轻易放弃它投入了巨大军力、财力、人力、物力才取得的中东地区主导权。同时,无论是哈马斯还是伊朗现政府,都还受到内部民族情绪和宗教意识的重大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达成妥协,至今尚很难确定。因此,俄罗斯这次挑战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又明显带有“软对抗”的特点,是并不奇怪的。在邀请哈马斯到举行会谈,俄事前事后都向美、欧、以和联合国等有关方通报情况,俄更兼顾到了以色列的感受,表示向巴勒斯坦出口武器,将征得以方同意后实施;与伊朗谈判铀浓缩,也绝不会超出美国和以色列的底线。因此,可以说俄欲推动构建中东地区大国战略均势,还处于试探阶段,布什政府虽然心中不快,却也无法阻止。毕竟,中东作为一个全球关注的战略地区,从来就是大国角逐的舞台,不可能成为某一大国独霸的势力范围。就此而言,俄罗斯的中东外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宋世益. 俄罗斯:最大限度捍卫自身利益[N]. 参考消息. 2006. 2. 9.
- [2] (俄)伊·伊万诺夫. 俄罗斯新外交[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 [3] 俞正梁等. 大国战略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4]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 俄罗斯战略[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5] 俄重新尝试谨慎外交策略[N]. (德国)商报. 2006. 3. 5. 转引自参考消息. 2006. 3. 10.

(责任编辑 文 帆)